

尸 尸

子 (汪輯)
子 (孫輯)



尸

子

尸佼 著
孫星衍 輯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尸 子（及其他一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問經堂叢
書及平津館叢書皆收有此書
二本皆孫星衍所輯平津本後
出轉精故據以排印至湖海樓
叢書本爲汪繼培輯本與孫輯
頗有異同已另印行

尸子集本敘

尸子著書於周末。凡二十篇。藝文志列之雜家。後亡九篇。魏黃初中續之。至南宋而全書散佚。章孝廉宗源刺取書傳。輯成此帙。寄予補訂爲二卷。可以見古書舛勝。序曰。漢人列尸子於雜家者。以其言斥孔。墨諸子。固學相非。皆弁於私。故其爲書。雖陳道德仁義之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卒謂之雜家。班固言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道之無不貫。此其所長是也。然尸子爲商君謀畫。商君法家。行變古之政。亦以見尸子之學不盡純。夫儒家通天地人。法陰陽五行。守五帝三王之道。固已兼諸子所貴矣。道家清虛卑弱。得儒之智。法家信賞必罰。得儒之義。名家名正言順。得儒之禮。墨家貴儉兼愛。得儒之仁。儒者因諸子之長。權時可行。取之以信。猶士王四季。五經配五常。謂之五學。猶五行更用。事傳曰。致中和。又曰。中庸不可能。學至儒家止矣。而尸子以爲孔子貴公。與諸子並論。不亦失言乎。第其書出周秦之間。雖全書已亡。遺文佚說。時足證左經傳。其引爾雅。天帝后皇之屬。十有餘名。可證叔孫通梁文增補之話。其仁義篇。以青陽朱明白藏元英爲玉燭之名。以發生長胤方盛安靜爲風名。四時和下。多正光照三字。甘雨時降。萬物以嘉下。多高者不少下者不多八字。義俱長於爾雅。蓋玉燭言四時日光。永風言四時祥風。醴泉言甘雨也。引舜云。從道吉凶。如景如響。可證僞尚書以爲禹言之誤。引孔子曰。跽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勿爲也。可證孟子辯枉尺直尋之有本。云八極之內。有君長之。東西二萬八千

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故曰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卽廣雅所云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可證山海經云。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爲據禹所治之地而言。又爲有君長之處。若神農。唐帝所治不止此。及詩含神霧所載。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億五萬里。甄曜度所載。四海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萬里。合之山海經。帝命豎亥大章推步東西極之算。與此殊異者。不止據有君長之處言之也。云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開元占經。地占引諸書說地名體之屬。最備獨缺此語。可增其義。云馬有麒麟徑駿。可證郊天麟皮鼓。見孔融文集之非。鸞鳳之興。云春華秋英。其名曰桂。此華爲葉之榮華。可證王維詩春山桂華之語。傳云博學而識之。知之次也。又云。不賢者識其小者。尸子雖雜家之學。旣與經傳相發明。好古者何得不見其書。比之鄭康成用緯注經。爲其多古說。且不背先王之法言。不猶愈於誦佛書編稗官者乎。嘉慶四年太歲己未斗昏建亥之月。孫星衍撰。

尸子刊於嘉慶四年。其板後歸家郎中馮翼所。越數年。莊進士述祖以惠氏棟輯本見貽。許民部宗彥又得魏徵羣書治要中於日本市舶。因錄勸學等十三篇寄余。及余閱書傳。亦頗有舊編遺漏者。因屬洪明經頤煊重編爲二卷。再刊於濟南。仍用前序。附識其略於卷末。丙寅年五月二十九日星衍記。

尸子卷上

賜進士及第山東等處督糧道兼管德常臨清倉事務加二級孫星衍校集

勸學

學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厭所以治人也。夫蠶舍而不治則腐蠹。案太平御覽布帛部引下有而蠶二字使紅女織之爲美錦。大君朝而服之。案太平御覽布帛部引作人君服而朝之身者蠶也。舍而不治則知行腐蠹。使賢者教子以爲世士。則天下諸侯莫敢不敬。案夫蠶以下从太平御覽學部布帛部資產部引補是故子路下之野人子貢衛之賈人案文選辨命論注引作子貢衛之賈人子路東鄰之野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索隱引作子路下之野人顏涿聚盜也顓孫師黜也孔子教之皆爲顯士案辨命論注引作賢士夫學譬之猶礪也夫昆吾之金案玉篇玉部引作琨瑀而銖父之鐵案鐵本作錫从太平御覽雜物部引改使於越之工鑄之以爲劍而弗加砥礪則以刺不入以擊不斷磨之以礪礪案以字从太平御覽雜物部引補加之以黃砥案山海經北山經注引加玄黃砥玄疑之字之譌則其刺也無前其擊也無下案太平御覽雜物部引無兩其字自是觀之礪之與弗礪其相去遠矣今人皆知礪其劍而弗知礪其身案北堂書鈔禮儀部引兩礪上皆有砥字夫學身之礪砥也案北堂書鈔禮儀部太平御覽雜物部引作砥礪夫子曰車唯恐地之不堅也舟唯恐水之不深也有其器則以人之難爲易夫道以人之難爲易也

是故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案文選。弔魏武文注。引作父母懼之。禮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無擇也。案弔魏武文注。引無也字。下有今人雖未得愛。不得惡矣。二句。史鮑曰。君親而近之。至敬以遜貌而疏之。敬無怨。然則親與疎。其於成忠無擇也。孔子曰。自娛於鹽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廢而不邑邑。遽伯玉之行也。然則與與廢。其於成善無擇也。屈侯附曰。賢者易知也。觀其富之所分。達之所進。窮之所不取。然則窮與達。其於成賢無擇也。是故愛惡親疎。與廢窮達。皆可以成義。有其器也。桓公之舉管仲。穆公之舉百里。此其德也。此所以國甚僻小。身至穢汚。而爲政於天下也。今非比志意也。比容貌。非比德行也。而論爵列。亦可以却敵服遠矣。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案意林一引此下有卑端來盜三句。與此文義不相屬。當由後人誤合爲一條。已見下文。是故。監門逆旅。農夫陶人。皆得與焉。爵列私貴也。德行公貴也。奚以知其然也。司城子罕。遇乘封人而下。其僕曰。乘封人也。奚爲下之。子罕曰。古之所謂良者。良其行也。貴人者。貴其心也。今天爵而人良其行而貴其心。吾敢弗敬乎。以是觀之。古之所謂貴。非爵列也。所謂良。非先故也。人君貴於一國。而不達於天下。天子貴於一世。而不達於後世。唯德行與天地相弊也。爵列者。德行之舍也。其所息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仁者之所息。人不敢敗也。天子諸侯。人之所以貴也。桀紂。處之賤矣。是故曰。爵列非貴也。今天下貴爵列而賤德行。是貴甘棠而賤召伯也。亦反矣。夫德義也者。視之弗見。聽之弗聞。天地以正。萬物以徧。無爵而貴。不祿而尊也。畢書治要。

貴言

范獻子遊於河。案遊字。太平御覽治道部引作泛。大夫皆存。君顧問曰。案顧問二字。从太平御覽治道部引補。孰知欒氏之子。大夫莫荅。舟人清涓舍楫而荅曰。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作捨楫對曰。君奚問欒氏之子爲。案太平御覽人事部治道部引皆無爲字。君曰。自吾亡欒氏也。其老者未死。而少者壯矣。吾是以問之。清涓曰。君善修晉國之政。案善字。太平御覽治道部引作若。內得大夫。而外不失百姓。雖欒氏之子。其若君何。君若不修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之子也。君曰。善哉言。案太平御覽治道部引作獻子稱善。人事部引作君曰。善明日朝。令賜舟人清涓田萬畝。案太平御覽治道部引作百畝。北堂書鈔政術部引作賜舟人田清涓辭。君曰。以此田也。易彼言也。案太平御覽治道部引作以田易言也。子尙喪。寡人猶得也。古之貴言也。若此。臣天下一天下也。一天下者。令於天下。則行。禁焉。則止。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焉而不止。故不得臣也。目之所美。心以爲不義。弗敢視也。口之所甘。心以爲非義。弗敢食也。耳之所樂。心以爲不義。不聽也。身之所安。心以爲不義。弗敢服也。然則令於天下而行。禁焉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案五行大義治政篇引無也字。天子以天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天下禍。諸侯以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國亡。匹夫以身受令於心。心不當。則身爲戮矣。案五行大義治政篇引作則身戮。其短經德表篇引心者以下。皆同今本。惟戮字作戮。禍之始也。易除。其除之不可者。避之。及其成也。欲除之不可。欲避之不可。治於神者。其事少而功多。干霄之木。案文選枚乘上書諫吳王注引作干

丈之本始。若燬足。易去也。及其成達也。百人用斧斤。弗能償也。燬火始起。易息也。及其焚雲夢孟諸。雖以天下之役。抒江漢之水。弗能救也。夫禍之始也。猶燬火。燬足也。易止也。及其措於大事。雖孔子墨翟之賢。弗能救也。屋焚而人救之。則知德之。年老者。使塗隙戒突。故終身無失火之患。而不知德也。入於囹圄。解於患難者。則三族德之。教之以仁義慈悌。則終身無患。而莫之德。夫禍亦有突。賢者行天下。而務塞之。則天下無兵患矣。而莫之知德也。故曰。聖人治於神。愚人爭於神也。天地之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莫見其所以亡物而物亡。案文選顏延年釋奠會作詩注引上下文三句皆同。唯無此句。聖人之道亦然。其興福也。人莫之見。而福興矣。其除禍也。人莫之知。而禍除矣。故曰。神人益天下。以財爲仁。勞天下。以力爲義。分天下。以生爲神。修先王之術。除禍難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婦人織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此其分萬物以生。盈天下以財。不可勝計也。神也者。萬物之始。萬事之紀也。
聖書治要

四儀

行有四儀。一曰志動不忘仁。二曰智用不忘義。三曰力事不忘忠。四曰口言不忘信。慎守四儀。以終其身。名功之從之也。猶形之有影。聲之有響也。是故志不忘仁。則中能寬裕。智不忘義。則行有文理。力不忘忠。則動無廢功。口不忘信。則言若符節。若中寬裕而行文理。動有功而言可信也。雖古之有厚功大名。見於四海之外。知萬世之後者。其行身也。無以加於此矣。
聖書治要

明堂

夫高顯尊貴，利天下之徑也。非仁者之所以輕也。何以知其然邪？日之能燭遠，勢高也。使日在井中，案太平御覽天部引作火在井中，則不能燭十步矣。案太平御覽天部引俱作不能燭遠，舜之方陶也。案事物紀原八引無也字。不能利其巷，及南面而君天下。案及本作下。从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改。蠻夷戎狄皆被其福。案太平御覽居處部引無戎狄二字。目在足下，則不可以視矣。案此十字，當在上，則不能燭十步矣。句下。太平御覽天部治道部引俱當在君治篇中。古書不嫌重出。今竝存之。天高明，然後能燭臨萬物。地廣大，然後能載任羣體。其本不美，則其枝葉莖心不得美矣。此古今之大徑也。是故聖王謹修其身，以君天下。則天道至焉。地道稽焉。萬物度焉。古者明王之求賢也，不避遠近。案尚書高宗彤日，釋文正義俱引作不避遠昵。不論貴賤，畀爵以下賢，輕身以先士，故堯從舜於畎畝之中，北面而見之，不爭禮貌。此先王之所以能正天地利萬物之故也。今諸侯之君，廣其土地之富，而奮其兵革之強，以驕士，士亦務其德行，美其道術，以輕上。此仁者之所非也。曾子曰：取人者必畏，與人者必驕。今說者懷畏，而聽者懷驕，以此行義，不亦難乎？非求賢務士，而能致大名於天下者，未之嘗聞也。夫禽獸之恩，而不可妄致也。覆巢破卵，則鳳皇不至焉。刳胎焚天，則麒麟不往焉。竭澤涸魚，則神龍不下焉。夫禽獸之恩，而不可妄致也。而況於火食之上乎？是故曰：待士不敬，舉士不信。則善士不往焉。聽言耳目不聳。案聳字長短經的情篇引作懼。視聽不深，則善言不往焉。孔子曰：大哉河海乎？下之也。夫河下天下之川，故廣。人下天下之士，故大。故曰：下士者得賢，下敵者得友。下衆者得譽。故度於往古，觀於先王，非求賢務士，而能立功於天下，成名於後世者，未之嘗

有也。夫士不遵其道，而能致士者，未之嘗見也。然則先王之道可知已。務行之而已矣。軍書治要

分

天地生萬物。案文選聚士賦序注引無地字。聖人裁之。案聚士賦序注引作財之古字通用。裁物以制分。

便事以立官。案文選晉紀總論注引官下有也字。又有以固其國四字。君臣父子。案長短經反經篇引作

君父臣子。上下長幼。貴賤親疎。皆得其分曰治。案長短經反經篇引作理。愛得分曰仁。施得分曰義。慮得

分曰智。動得分曰適。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後爲成人。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國治。言寡

而令行。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國治。用賢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盡情。執一

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賞罰隨名。民莫不敬。周公之治天下也。酒肉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聽樂而

國治。案北堂書鈔設官部引作治。國勞無事焉。案北堂書鈔設官部引作無勞事焉。飲酒而賢舉。案而字

北堂書鈔設官部引作任。智無事焉。自爲而民富。仁無事焉。知此道也者。衆賢爲役。愚智盡情矣。軍書治

要

明王之道易行也。勞不進一步。聽獄不後臯陶。食不損一味。富民不後虞舜。樂不損一日。用兵不後湯、武。

書之不盈尺。簡南面而立一言而國治。堯舜復生。弗能更也。身無變而治。國無變而王。湯武復生。弗能更

也。執一之道。去智與巧。有美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才。案才字。太平御覽

卷五引作財。夫至衆賢而能用之。案路史後紀引作有虞之君使天下貢善。其治天下。見人有善。若已

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意林一引見人有善四句皆無此一句此有虞之盛德也。羣書治要

三人之所廢天下弗能興也。三人之所興天下弗能廢也。勸曰不孝君曰不忠友曰不信天下弗能興也。親言其孝君言其忠友言其信天下弗能廢也。夫符節合之則是非自見行亦有符三者則行自見矣。此所以觀行也。諸治官臨衆者上比度以觀其賢案法以觀其罪吏雖有邪僻無所逃之。所以觀勝任也。羣臣之愚智日効於前擇其知事者而令之謀羣臣之所舉日効於前擇其知人者而令之舉羣臣之治亂日効於前擇其勝任者而令之治羣臣之行可得而察也。擇其賢者而舉之則民競於行勝任者治則百官不亂知人者舉則賢者不隱知事者謀則大舉不失夫弩機損若黍則不鈎益若口則不發言者百事之機也。案夫弩以下从北堂書鈔武功部引補聖王止言於朝而四方治矣。案止本作正从北堂書鈔武功部引改是故曰正名去僞事成若化以實覆名百事皆成夫用賢使能不勞而治正名覆實不罰而威達情見素則是非不蔽復本原始則言若符節良工之馬易御也聖王之民易治也其此之謂乎。羣書治要

發微

若夫名分聖之所審也。造父之所以與交者少操轡馬之百節皆與。明王之所以與臣下交者少審名分。羣臣莫敢不盡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無過其實罪也弗及。愚也是故情盡而不僞質素而無巧。故有道之君其無易聽此名分之所審也。若夫臨官治事者案其法則民敬事任士

進賢者保其後。則民慎舉。議國親事者。盡其實。則民敬言。孔子曰。臨事而懼。希不濟。易曰。若履虎尾。終之吉。若羣臣之衆。皆戒慎恐懼。若履虎尾。則何不濟之有乎。君明則臣少罪。夫使衆者。詔作則遲。分地則速。是何也。無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也。案長短經適變篇引無也字。君臣同地。則臣有所逃其罪矣。故陳繩。則木之枉者有罪。案意林一引無故字。措準。則地之險者有罪。案意林引險上有廢字。長短經適變篇引無此句。審名分。則羣臣之不審者有罪矣。案矣字。從長短經適變篇引補。夫愛民且利之也。愛而不利。則非慈母之德也。好士且知之也。好而弗知。則衆而無用也。力於朝且治之也。力而弗治。則勞而無功矣。三者雖異。道一也。是故曰。審一之經。百事乃成。審一之紀。百事乃理。名實判爲兩。合爲一。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是則有賞。非則有罰。人君之所獨斷也。明君之立也。正其貌。案長短經適變篇引作明君之立其貌莊。其心案莊本作壯。從長短經適變篇引改。虛其視不躁。其德不淫。審分應辭。以立於廷。案廷字。長短經適變篇引作朝。則隱匿疏遠。雖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用長案。長短經適變篇引無用字。耳目不行間諜。不強聞見。形至而靜。聲至而聽。事至而應。近者不過。則遠者治矣。案治字。長短經適變篇引作理。明者不失。則微者敬矣。家人子姪和。臣妾力。則家富。丈人雖厚衣食無傷也。子姪不和。臣妾不力。則家貧。丈人雖薄衣食無益也。而況於萬乘之君乎。國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賢。此其一也。雖知用賢。求不能得。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求下有賢字。此其二也。雖得賢不能盡。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得下無賢字。此其三也。正名以御之。則堯舜之智必盡矣。明分以示之。則桀紂之暴必止矣。賢者盡。暴者止。則治

民之道不可以加矣。聽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問其孰進之。案其字从長短經適變篇引補有大過者必問其孰任之。案本作必云孰任之。从長短經適變篇引改。而行賞罰焉。案長短經適變篇引作罰賞。且以觀賢不肖也。今有大善者不問孰進之。有大過者不問孰任之。則有分無益已。問孰任之而不行賞罰。則問之無益已。是非不得盡見。謂之蔽。見而弗能知。謂之虛。知而弗能賞。謂之縱。三者亂之本也。明分則不蔽。案蔽字。長短經適變篇引作弊。正名則不虛。賞賢罰暴則不縱。三者治之道也。於羣臣之中賢則貴之。不肖則賤之。案則字。从長短經適變篇引補。治則使之不治。則愛之不忠。則罪之。賢不肖治不治。忠不忠。以道觀之。案本作由是觀之。从長短經適變篇引改。由白黑也。案由本作猶。从長短經適變篇引改。陳繩而黜之。則巧拙易知也。夫觀羣臣亦有繩。以名引之。則雖堯舜不服矣。慮事而當。不若進賢。進賢而常。不若知賢。知賢又能用之。備矣。治天下之要在於正名。正名去僞。事成若化。苟能正名。天成地平。爲人臣者。以進賢爲功。爲人君者。案長短經是非篇引人君作人主。又大體篇引無兩爲字。以用賢爲功。案長短經大體篇引功下有也字。爲人臣者進賢。是自爲置上也。自爲置上而無賞。是故不爲也。進不肖者。是自爲置下也。自爲置下而無罪。是故爲之也。使進賢者必有賞。進不肖者必有罪。無敢進也者。爲無能之人。若此。則必多進賢矣。案書治要。

恕

恕者。以身爲度者也。己所不欲。毋加諸人。惡諸人。則去諸己。欲諸人。則求諸己。此恕也。農夫之耨。去害苗。

者也。賢者之法，去害義者也。案本作賢去之治，从意林一引改。意林引無兩也字，又在上發蒙篇，則聖臣之不審者有罪，句下當由後人合井之譌。慮之無益於義而慮之，此心之穢也。道之無益於義而道之，此言之穢也。爲之無益於義而爲之，此行之穢也。慮中義則智爲上，言中義則言爲師，事中義則行爲法，射不善而欲教人，人不學也。行不修而欲談人，人不聽也。夫驥唯伯樂獨知之，不害其爲良馬也。行亦然，唯賢者獨知之，不害其爲善士也。畢書治要。

治天下

治天下有四術。案文選東京賦注引作治國，北堂書鈔政術部引無天下二字。一曰忠愛，二曰無私，三曰用賢，四曰度量。案東京賦注引作四簡能，皆無曰字。度量通，則財足矣。案太平御覽皇王部引作通財，則用足。用賢則多功矣。無私，百智之宗也。忠愛，父母之行也。案自治天下至此，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同。諸子藥兩引在君治篇。奚以知其然？父母之所畜子者，非賢強也，非聰明也，非俊智也。愛之愛之，欲其賢己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此父母所以畜子也。然則愛天下，欲其賢己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則天下之畜亦然矣。此堯之所以畜天下也。有虞氏盛德，見人有善，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案意林一引見人有善四句下云：此虞氏盛德也。互見上文分篇。天無私於物，地無私於物，襲此行者，謂之天子。誠愛天下者，得賢奚以知其然也？弱子有疾，慈母之見，秦醫也，不爭禮貌，在圍圉，其走大吏也，不愛資財。視天下若子，是故其見辭者，不爭禮貌，其奉養也，不愛資財。故文王之見太公望也，一日五反。桓公之奉管

仲也。列城有數，此所以其僻小，身至穢汚，而爲正於天下也。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已來，案子無入以下十八字，从初學記樂部錦繡萬花谷後集引補。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不閉四字，从初學記樂部錦繡萬花谷後集引補。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夫用賢，身樂而名附，事少而功多，國治而能逸。羣書治要

凡治之道，莫如因智，智之道，莫如因賢，譬之猶相馬而借伯樂也，相玉而借猗頓也，亦必不過矣。今有人於此，盡力以爲舟，濟大水而不用也，盡力以爲車，行遠而不乘也，則人必以爲無慧。今人盡力以學，謀事則不借智，處行則不因賢，舍其學不用也，此其無慧也。有甚於舍舟而涉，舍車而走者矣。羣書治要

仁意

治水潦者，禹也。播五種者，后稷也。案種字，長短經適變篇引作穀，聽獄折衷者，皋陶也。舜無爲也，而天下以爲父母。案長短經適變篇引作而爲天下父母。愛天下莫甚焉，天下之善者，唯仁也。夫喪其子者，苟可以得之，無擇人也。仁者之於善也亦然，是故堯舉舜於畎畝，湯舉伊尹於雍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仁者之於善也，無擇也，無惡也，唯善之所在，堯問於舜曰：何事？舜曰：事天。案太平御覽皇王部引事下無舜字。問何任？曰：任地。問何務？曰：務人。案問何任下十二字，从太平御覽皇王部引補，北堂書鈔帝王部引事天任地四字。平地而注水，水流渚，均薪而施火，火從燥，召之類也。是故堯爲善而衆美至焉，桀爲非而